

2013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2013 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鲁敏 阿成 毕飞宇 林白 刘庆邦 苏童 铁凝

I217.6
209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2013 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2013年短篇小说卷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

(中国现代文学馆经典书系)

ISBN 978-7-5500-0854-0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5540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3年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书籍装帧	方方
制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20.25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0854-0
定价	3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什么？

吴义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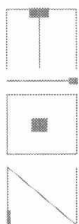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鲁 敏 小流放 / 1
- 阿 成 轻风拂面 / 15
- 艾 伟 小说两题 / 26
- 柏祥伟 易时水 / 51
- 毕飞宇 大雨如注 / 66
- 曹征路 虎皮鹦鹉 / 82
- 范小青 下一站不是目的地 / 94
- 黄咏梅 蜻蜓点水 / 108
- 林 白 某年的枪声 / 124
- 刘庆邦 清汤面 / 130
- 吕 魁 朝九晚不归 / 138
- 马金莲 项链 / 163
- 苏 童 她的名字 / 177

- 铁 凝 火锅子 / 193
- 吴 君 夜空晴朗 / 201
- 晓 苏 酒疯子 / 216
- 徐则臣 六耳猕猴 / 230
- 杨怡芬 水母潮 / 242
- 叶 弥 独自升起 / 255
- 杨小凡 寻找花木兰 / 266
- 甫跃辉 朝着雪山去 / 279
- 邢庆杰 我的名字叫鹰 / 301

小流放

鲁敏

房东、中介职员、穆先生，呈不等边三角形站在光秃秃的客厅，像三个贫瘠的小国代表，进行着形式主义的枯燥谈判。

再一次地，他们分别陈述那些缺乏说服力的理由，似乎那是他们大脑里仅有的词句。房东说他的房子靠学校最近，再不定下来，后面还有很多家长要看哪。穆先生按照妻子的吩咐，皱着眉嘟囔着种种不满以压低价格，并表示手中另有若干可选房源。年轻的中介如同昏庸的应声虫，扭头看看左边又看右边，随意附和称是，像撮合一门无望的婚事。

租屋的地面积灰很厚，窗帘半掩，柜子门斜开，有股抑郁的架空感。正是八月酷热，狭窄的客厅没有窗户，空气原地膨胀开来，房东的衬衫因出汗而洒出一个斜长的条形，像地图，穆先生仔细看看，觉得是意大利。中介脖子里还绑着领带，他早晨一定抹过太多发胶，这会儿，发胶似乎通通融化并滴落下来，使得他的脸像一面油锅似的带着反光。穆先生朝这面油锅望去，如临镜自照，影影绰绰中瞧见他自己：衰样+假斯文样。唉，三个利益临时相关的人，三个芦苇般弱小的人，共同构成了这难耐的胶着时段——跟生活中其他的时段一样，如一座又一座的独木桥，必须咬着牙慢慢走过。

上述那一场景，直到穆先生一家住进来一个月之后，仍会活灵活现地反复重现，像无数的悬浮粒子，随时组合出这一过时的、无价值的画面。

租屋这间八九平米的暗厅，其实还兼作玄关、餐厅以及穆先生坐着胡思乱想的地方，现在已塞满水果、靠垫、雨伞、购物袋、外套、鞋盒、接线板等各种杂物，可是，每当看房那天的场景浮现：意大利地图式汗迹，融化的发蜡，油锅面颊等，小客厅便像个心灰意冷的魔术师一般，把满眼的物件都变没了，恢复原初的空寂，

荒无人烟，只剩穆先生独自孤坐其中，有着奇特的背井离乡之感。

“老妈，明天要交一百二十块，英语听说模拟光盘。”

“一张小光盘要上百块？几个同学合买了轮流听听好了。”

“那不行，老师会摆臭脸的。我可天天要见老师呢。”

“哼，肯定有提成，怎么没人找教育局投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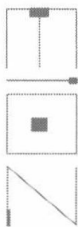
妻子和儿子的对话，雨丝一样飘落到穆先生身上，却如小铁钉般扎疼，把他带回到真实中的小客厅。晚饭已经摆上桌子，升腾的水汽带着软绵绵的欺骗性——饭桌是租屋原来的铝合金折叠桌，台面数处驳落，如烫伤的皮肤；餐具也是几任租客的组合，粉红卡通+青花瓷+仿木纹，加上头顶上少了一只灯泡的旧式吸顶灯，这样的晚餐，实在有点七拼八凑之感。

之所以租房，是为了儿子初三这一年的中考冲刺，想着这样可以节省他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其实，本可租一个比这大一些、各方面条件好得多的房子，他们完全承担得起。

可妻子的理由是一种受难色彩的哲学，似也不好反驳：“这小区离学校最近嘛，多省出一分钟都是好的，儿子现在每天都睡不到六小时！再说，你以为是来度假？哼，就是住到皇宫，这一年也过不了安生日子的！我倒是希望能更苦一点！越吃苦越好，那样咱儿子就会——”妻子猛地咽下后半句，好像这是她与老天爷之间的一个重大交易，不可说破。

妻子这近乎愚昧的逻辑就此形成了一个道德基调，决定了他们租房生活因陋就简的清贫气息，一切的娱乐与消遣皆取消。钟点工辞了，晚报不订了，网络和有线都掐了，甚至把电视机像棉花胎似的塞到柜子里。原来家养的两只龟、一缸锦鲤以及君子兰什么的，通通寄放到朋友家。妻子的打扮也粗服简装，倒退二十年，而本来，她每周要折腾多少套衣装啊，还有相配的耳环、丝巾与鞋呢。穆先生则放弃了他的普洱，没有合适的茶具与情境，索性喝白水。

当然，真正的苦行僧是十四岁的儿子。家中这蜷缩起来的生活，全是以他为“因”“果”的，他明白事理地不再把自己当人，iPad、篮球、滑板等碰也不碰，放学回来，除了吃饭，便自觉回房坐牢，勾着头苦干，连早上喝牛奶时也在记单词。妻子每见此景，既心疼，又像是赚了儿子一



笔，带着得意地暗中冲穆先生直努嘴，反让穆先生心里一阵别扭。

最别扭的是关于性事。到了他们这个岁数，此事自是渐入冷清之境，就算原来家里那等饱暖惬意，也难有感觉；而今到了这里，局促僵硬，更是彻夜如同老兄妹。也好，算是完全符合妻子的“自苦”哲学了。总之，在租屋，一家三口，都只保有最低级的生活功能：吃喝、洗漱、睡觉。任何的情调或享乐，都乃滔天之罪。

这样，下班回家的穆先生，没抓没落的简直像是与世隔绝了。他怀念家里的书房，那像个结实的老城堡，他还置办了一张俗称美人榻的中长沙发，常半躺在上面翻几本书、琢磨点什么，就是打打瞌睡，也挺像回事儿的。但这里不行，虽说也带了一摞书来，可总是心神不宁，等着下面会发生什么，像是处于某种战乱或离奔，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看不进去一个字，连读书这个念头、拿书这个动作，似乎都是极其生硬的。大概他读书思考的能力，跟做爱的能力一样，太过娇生惯养了，一遇事便要现出原形——意识到这一点，穆先生有些自恨，他赌气般地枯坐，像只空口袋，懈怠地听凭时间一秒一秒如蚂蚁排着队从皮肤上爬过……要这样一直爬到明年六月吗。

相比而言，妻子要比他善于排遣，而今她不烫衬衫，不熬红豆薏米羹，不自制豆芽，不倒腾木瓜牛奶面膜，吃过晚饭，早早地便坐到一边捧着手机刷微博，偶尔捂着嘴低声感叹，像在跟手机搞恋爱，都顾不上搭理穆先生。她是特意如此：租房隔音太差，只要儿子一回房间，她便在家里严格推行“噤声”政策，基本不与穆先生谈家常，就连拖地、洗衣、上厕所什么的她都有些蹑手蹑脚，像一个走在别人家的小偷——穆先生迷惑地观察她，她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外面楼道及隔壁的动静可都不小，狗叫、男人吐痰、哪家的孩子练长笛。可是他慢慢看出，这些夸张的克制与收敛，是妻子所努力的一部分，她正全力以赴地使整个租屋生活足够压抑足够沉闷，如同教徒的苦修，以便跟老天爷谈条件……嘘，不能说。

穆先生有些担心妻子这样，万一儿子考砸了呢？可又暗自欢喜她变得这么安静。天知道，真是领教过她太多的暴风咆哮啦，还有卷纸般越拉越长的规劝，总是一边做家务一边源源不断。包括对儿子，以前常有各种精心预谋的所谓谈心，穆先生还被指定扮演红脸，这些也都一概停止了。现在这样，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十分的俭朴，像凑巧挤在同一屋檐下的一窝鸡。

想想看，这个屋檐下，曾经挤过多少不同的鸡啊。事实上，穆先生也并不像他

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百无聊赖，他有一块小盐巴可以舔，从住到租屋来的次日起，就开始了：对前面那些住户们的刺探、猜测与追寻。因为担心妻子会嘲笑并阻止这一无聊的兴趣，他一直暗中进行，笨拙地在有限的信息中摸索，进展极其缓慢，常常一连数天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或推断。正合适消磨时日，抵挡那莫名其妙的焦灼感与漂泊感。

这一消遣，其最早的萌芽，说来还是始于那天——房东、中介、他本人，不通风的客厅，三个人流着汗，疲倦中相互让步，最终签下合同。因为达成了合作，房东放松下来，嘟囔着：“前一任住户，只住了三个月，合同还没到期，哼，那个单身大肚子女人，耍滑头。”穆先生“嗯”了一声，中介恰好刚查点完水电气表记录，他殷勤地插话，带点江湖气：“这就是穆先生好福气啦，否则，这笔单子还谈不成呢。我做这一行见得多了，房子跟人之间哪，也讲缘分的。”

不知为何，房东、中介先后所讲的这两句很平常的话，却让穆先生猛然间被惊动了，他勉力撑大眼皮，往这间方才还无动于衷、老实讲其实是有点嫌弃的小房子四处张看。这一看，旧房子竟像是被吹了一口气似的，掀去了它浓雾般的遮蔽，显现出种种饱经煎熬与淘洗的痕迹，如同流放者的秘密印刻，让穆先生心中一荡。他仍是无法喜欢这个房子本身，却又如此明确地领受到一层无可命名的诱惑。这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不知道，但他被这根绳子给绊住了：挺好。

提前搬走的单身孕妇留下不少用到一半的洗涤用品，海飞丝、舒肤佳、威猛先生、球型刷、胶皮手套以及若干块抹布。此外还有许多A4纸，没有用来写字——她把白白净净的纸垫在了每一个她能想到的地方：鞋柜、衣橱、抽屉、床板、冰箱、微波炉，甚至马桶盖，也被她细心地用透明胶在正反两面都粘上了A4白纸。入住前的大扫除中，妻子扔掉了所有白纸，穆先生悄悄捡回一张。

所有那些被扔掉的以及留下的白纸，不着一字，却让穆先生在独坐时思虑甚久，他荒唐地有点惦念起那个孕妇，好像她是一个落难的恋人，怀着父亲不详的婴儿，在肮脏的租屋戴着胶皮手套徒劳地洗洗刷刷，直到某个难以支撑的夏夜，炎热晃动的空气中，她惶然离去，扔在黑暗租屋中



的那些白纸，如同缄默的留言——作为一个被圈定的收件人，穆先生接收到了。那么，他将会寻其踪影，有所作为，还是听任这微弱的讯息在风中消散？

端坐在逼仄的小客厅里，身下的旧折叠椅太硬，一动就响，穆先生脸上表情呆板如常，心中却一阵阵波动，关于孕妇的、这刹也刹不住的联想让他陷入了惊奇，一种极为细腻的惊奇，像推开别人的窗户看到他内心的景致。

看着那似近又远的模糊景致，他略感依靠：这一年，应当还是可以挨得过去的。

孕妇之前的其他住户呢，旧迹旧物处处入眼。竹衣架，随意拉扯的电线和晾衣绳，北方式大暖壶，掉了瓷的盆，修补过的台灯罩，小木凳子，旧雨靴，褪色的发夹，等等，皆显现出一种被充分利用之后的破败，十分的迷人，以至穆先生都稀罕起来，他心疼地靠近它们，好像靠近那些曾经的主人们，他们在耳语、休息、睡眠，疲劳的手指传递或抚过这些物件，而这些物件，也曾目睹并陪伴着他们亲吻、数钱、浑身被暴雨淋湿、黑夜里噩梦惊醒。真是不简单哪。

对这些可用可弃的东西，妻子嚷嚷过多次说要全部清理掉。这想法非常正当。这几年，家里的生活方式都在向着高级的“美国式”看齐，热衷于更新换代、破旧立新，比如小数码产品，一推新款，儿子便欲得之后快。妻子，主要跟踪新一季皮鞋和各种护肤精华霜，穆先生则比较在意眼镜架和领带，他都数不清自己买过多少。总的来说，与物质的关系上，大家都讲究一个快速占有的新鲜劲儿，唯其如此，才能证明并感知到他妈的所谓美好生活。但是，身在租屋，有点怪，人与东西的关系似乎变成了另一回事，如同一支反方向的箭，往旧时光那头慢吞吞地射出去，射向一种苦中带甘的温柔。这说不清楚的既哀又欣的“变异感”，穆先生倒蛮喜欢的，想好好体会一番。他清楚，等一年后离开租屋回到家里，他和妻儿们肯定会欢腾地、好胃口地在扑到光鲜的物质里直打滚儿了。

他婉转地当然也有些牵强地阻拦妻子，指出这些东西都是房子里原来留下来的，万一房东很在意，将来问起，说不定对哪个人有着什么特殊意义呢。

再说有些东西妻子是没法扔的，比如墙。租屋的墙其实最为不堪，实用主义的覆盖几乎糟蹋了全部墙面。水印，霉斑，墙纸，卡通贴。随处涂抹的线条。厕所门背后写有下流话。还有遍布角落的各式挂钩或铁钉，从它们的位置，穆先生一一推测其功用：挂蚊帐、挂马桶刷、挂微风吊扇、挂接线板、挂雨伞、挂日历，等等。所有的挂

钩与钉子都强烈地传递出一种破罐子破摔却又相当洒脱的寄居感，为着一个临时需要，粗糙地破坏，并引诱着后来者在此基础上继续破坏。

嘿，穆先生也到超市买了半打挂钩，他鼓励妻儿随心所欲各自找地儿——妻子先是不解，随后变得兴奋而放肆。她与儿子争抢地盘似的，很快把挂钩四处粘上，照说明书要求等了几分钟，然后立刻挂上了包、腰带、钥匙、浴巾之类的玩意儿。穆先生到厨房倒了一杯开水，噘着嘴唇吹着，一边各处瞅着那几个刺眼的新挂钩，心里头又突然对自己失望起来：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呀。

还有一处。厨房里有一圈从屋顶打下来的顶柜，因为太高，且厚黑一层油灰令人望之生厌，妻子宣布弃用，穆先生却对之极为神往，按捺了许久，有天特意提前下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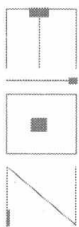
站到折叠椅上，够不着；换成方凳子，再加张小板凳，再踮起脚，这才差不多刚好——穆先生等了那么久，又忙了这么一阵子，终于够着了柜门把手，却又猛地停下，把手按到胸膛上，心里头怦怦跳得实在过分。这种心跳，太稀罕了，都这个年纪啦，穆先生早就不会淌眼泪，不会脸红，也不会依偎不会伤感了。他简直就想从凳子上下来了，不该打开这排柜子的，而应当保持这个小小的谜，留在他生了锈的心里，让他偶尔还能为着未知而惊慌。

暮色快要降临了，租屋的光线暗下来，隔壁某处传来女人的尖嗓门，风声呜咽，楼外似有许多树叶落下。再过半小时，妻儿便陆续要回来了。穆先生站在两张凳子之上，悬在半空，像旗帜那样软耷垂挂着。

这一滑稽的画面维持了好一会儿。穆先生有些可怜自己，最终，他放弃了，伸出手去，拉动把手。

断了弦的旧吉他，一捆四年前的《金陵晚报》，缺损的陶茶具，然后是厚厚几摞子旧蒸笼，一个套一个地斜垒着，抽出一格来看，已布满蛀洞，里面放着几样面点模具。穆先生爬上爬下一丝不苟把一圈吊柜都瞧了个遍，直到两只手被灰弄得黑麻麻的，小腿也有些酸胀。

稍晚，他跟回到家的妻儿一起，做菜，吃晚饭；讨论了新闻里一起高三学生跳楼事件；提醒儿子周末理发；要换季了，妻子说要抽空回家拿两



床被子过来。

直到儿子钻进房间，妻子玩起微博，漫长的夜晚开始，穆先生才把他新得到的小猎物们从头脑里“请出来”：吉他、旧报纸、蒸笼与陶茶具。这次他没有推理或想象，他仅仅是把它们在脑子里把玩了一会儿，陪了自己一会儿，既愉悦，又感到身上发冷，像深夜的酒意。他醉于自己的无聊，更伤心于这一无聊。

同事们也知道穆先生儿子今年要中考了。单位里一直有这么个风气，苦涩又促狭的人情味：但凡哪家有子女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一年里，当事人的父母就成为了一个可怜且无用的重症之人，并获得了一种专门赐予的豁免权：诸如出差、加班、繁劳的任务，等等，都可正当逃避。当然也包括接大单子大客户、升职涨薪、出国培训之类。穆先生自也如是。他不再拼命地琢磨上司心思、琢磨客户心思、连轴应酬仰脖喝酒活像不要老命。哼，拜拜。像猛地拐上了没有出息的羊肠小道，他晃晃悠悠地迟到早退，偶尔弄点小活只求半饱，每月经营分析会时，看城头大旗猎猎、同事们表情变幻，他只带着浅笑作壁上观——这懒汉般的悬浮感，以前从未有过，如同甜丝丝的迷药，味道很不错。想想不久前自己还跟他们一般的激进，狂奔突走气喘如牛，简直不可思议。放下、自在，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呀。

穆先生心里似乎透了几束光，有点得道、超脱，可又伴随着惶然，不敢强化。他怎能在这样的时候，玩起什么出世、悟道来？儿子正要命地紧着呢，妻子也要命地绷着呢，三弦之家，谁都松懈不得的吧。再说，这一年说起来是考儿子，其实到要紧关头，还不是考老子……妻子晓得他最怕求人，克制地提过几次，虽然不曾逼迫，但穆先生自己也是要逼迫自己的。儿子的事，大过天大过地，低头弯腰摇尾乞怜等动作恐怕在所难免了。这次是中考，不久还有高考、找工作，等等。唉，唉。不要再往下想了，只但愿儿子的分数能够争气些。他并不是怯懦的男人，只是想做个体面的父亲……

但老天爷好像没有听到穆先生的喃喃自语，令人担忧的不幸很快发生了——连续两次的月考，儿子极不理想，总名次整整降了十二位，照这个排名看，四大重点高中是完全没有指望的。老天，这要出人命了。

家中气氛如丧考妣。妻子犯起干咳症，喝水都会呛，笑得像哭，可她偏要遵照《中考家长指南》上的鬼话，撑出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开明风度，在厨房里劳碌，做出比平常多几倍的菜式。儿子咧着嘴，解释说只是失手，面色却呈金灰，两只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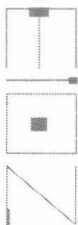
几乎是索求般轮流瞧着父母，盼着他们山呼海啸大加责难……真是不忍目睹的艰难时刻。

穆先生看看腕上的手表。表上有日历。手机上也有日历。还有他白天在单位收到的会议通知、值班表、合同、发货单等等，那上面都有几月几日，很刺眼，直往穆先生眼睛里挤，让他极不自在，并飞快地联想到六月。租屋的期限，儿子的考试，一切的结果都在六月中旬到来。然后是等成绩、填志愿，然后是招录。等那一切过去，他和妻子、儿子会是什么表情？所有这些，由几月几日慢慢积累而来的终点，会是灿烂爆炸还是如死水一潭……多么难以想象啊，那简直像另一个星球，无论如何都走不过去。

这个周五，学校组织运动会，眼袋肿胀的妻子一早上临时对穆先生交代一个任务：上班中途回家一趟，检查儿子的日记书包书桌抽屉等一切，以探寻可能被忽略的不良迹象。穆先生当即大摇其头，他怎么对儿子能干这个事！正在刷牙的妻子吐掉满嘴泡沫，好好地看了他一眼：“这种事，不一直是你的爱好吗？”穆先生张嘴欲辩，妻子又缓和语气：“他出这么大问题，我们得有行动。我的意思是，你善于推理，也足够严谨，可确保在检查后恢复原状。”

这算是报应吗？穆先生心中凌乱，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举止确实有点龌龊。不，别对自己这么严苛吧。但是为什么，查点别人的旧物他兴致盎然、理直气壮，到了自己儿子身上，却觉得非常之腐朽、非常之恶心呢。

儿子的床、书桌和小书柜都是租屋留下的，使用前穆先生曾仔细摸索过，除了几个空的塑料文件夹，未发现任何有意思的遗留。而今不过是多了儿子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实在令他骇然、无从下手：各种字典、打印资料、课堂笔记、草稿本、纠错本、试卷、练习册、作文指南、中考题库，每门功课一堆，连成了起伏的小山头，另外还有磁带、笔盒、修正带、即时贴、长短不一的笔与尺、各种补课通知与时间表，还有眼药水、风油精、咖啡……如同硝烟连天的战场腹地，一片恶战进行中的狼藉与酷烈。穆先生悼念般地垂下脑袋、垂下双手，儿子的这个小房间，如此之丑陋，遍布奴役与暴力感，哪里有一丝少年气息！噢，相信吗，穆先生多么希望十五岁的儿子有点鬼头鬼脑的玩意呀，他根本不会告发的，而会小心



至极地蹲下去，像守护沙漠中的嫩苗。

……无意中，碰掉一支胶棒，动静很大似的，穆先生慌张地趴下，顺便溜了一眼，瞧见书柜后背板下露出一小叠纸片，本以为是便条签之类，艰难地单腿跪下，歪着肩膀用手扒拉出来，什么？不顾灰尘呛咳，他心里一声惊呼：名片！

当晚，妻子拖着他出去散步，其实是追问他儿子的情况，穆先生敷衍了几句，妻子大感不满，穆先生无奈，又支吾补充了些细节，包括儿子政治书上涂画着的疑似裸女线条。妻子总算满意了，她用果不其然的语气忧心忡忡地说起青春期与荷尔蒙。她为发现了问题而欣然，随即又陷入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新一轮焦虑。

穆先生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他的一只手插在裤口袋里，那口袋里有一枚名片。

下午新发现的那沓名片显然属于某一位前租客，这让穆先生如遇大赦，他立即中止了对儿子的侦查，并心怀感激地把后来剩下的时间全都扑到名片上去。他甚至觉得，今天中午回来，跟妻子的指示无关，他纯粹只是为了到儿子的房间找点前租客的东西。他最近不是一直在干这个嘛。

那叠名片里有一半都是同一个人：“广源机电化一体公司市场部经理助理陈水德”，其余的则是他五湖四海交换名片的“朋友”。现在，穆先生口袋里，就是其中一位陈水德的朋友。他一边听妻子分析儿子的性萌芽，一边用指头翻过来倒过去玩弄这张陌生人的名片，心里头一阵庸俗的感慨：这些年里，手里接过来又扔掉的名片真不要太多啊。穆先生一向不太信赖它上面的信息，那只是相当于一身出门见人的衣服而已，他更想知道的，是人们扒掉衣服之后那具无名的、软弱的身体……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下午，在儿子的小房间，他突然改变了看法，变得相当和善了。事实上，他甚至有些羡慕这些徒有名片的无名主人们，向往着他们所处的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羡慕与向往显然经不得推敲，但的确发自肺腑——最起码，他们都没有“六月”的大限对吧。仅仅因为这条，他真情愿做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一边说着话，他跟妻子已经散步到了外秦淮河边的石头城公园。这是近处居民最为热爱的消闲处所，跳舞的、放夜光风筝的、遛狗的、吹葫芦丝的、打拳的、撞树的，呈现出一派令人迷惑的旺盛生命力——各式各样的人从穆先生身边走过；树影背后的路灯、河面泛起的水光以及天上遥远的月光，斑驳地投射在穆先生表情沉闷的脸上，使得他脸皮都有些发疼。穆先生捏捏口袋里的薄名片，感受到急迫的、